



布谷鸟
长江文艺童书

复活

FU HUO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俄罗斯〕托尔斯泰 / 高 恩 / 改写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这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仪式令参加者们感到很满意，更加确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严肃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夏赫留采夫也感觉到了。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复活

Fuhuo



[俄罗斯]托尔斯泰著
高惠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 / (俄罗斯)托尔斯泰著;高恩改写.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7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ISBN 978-7-5354-8073-6

I. ①复… II. ①托…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3269号

责任编辑:梁艳

责任校对:陈琪

整体设计:新奇遇

责任印制:左怡 刘星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知音印刷厂

开本: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13.75 插页:6页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139千字

定价:19.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贵族地主家的养女，少女时代的她纯洁善良，天真活泼，与养母的侄子、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公爵产生了一段美好无瑕的初恋，但这一切都在三年之后被毁掉了。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进入沙皇军队前，是个纯洁崇高的青年，当时他在大学读书，年龄不到二十岁，思想单纯、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物献身。他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残忍和罪恶后，立即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送给农民。他第一次来到姑妈家暂住，跟玛丝洛娃的关系属于青年男女之间的“互相爱慕”，他的情感是真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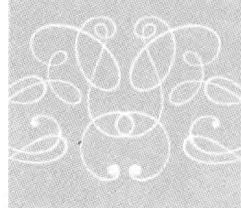
进入军队后，聂赫留朵夫开始腐化堕落，一味追求享乐，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天天喝酒、打牌、玩女人。他不因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相反为摆脱了道德的约束而高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再次来到姑妈家，见到了曾经爱恋的纯洁少女玛斯洛娃。他想尽办法诱奸了玛斯洛娃，随后毫无责任感地离开了她，抛弃了她。

十年后，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见到了被人诬陷谋财害命而被捕入狱的妓女玛斯洛娃。原来，当年玛斯洛娃在聂赫留朵夫走后不久发现自己怀了孕，不得已离开养母家，在外给人当女仆，又常常遭受好色的男主人骚扰，最后迫

于生计不得不沦为妓女，现在又被诬受审。玛斯洛娃的悲惨遭遇深深触动了聂赫留朵夫的灵魂，他感到是自己毁了玛斯洛娃，意识到自己有罪，决心以行动来赎罪。他开始为玛斯洛娃的冤案四处奔走，并打算娶玛斯洛娃为妻。在奔走的过程中，聂赫留朵夫接触了各种各样欺压人民的贵族官僚，了解了广大人民遭受的苦难。他认识到沙皇制度的腐朽，站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自己所属的阶级产生了强烈的憎恶情绪。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土地改制，为穷人说话，为无故入狱的人奔走，在此过程中，他腐朽堕落的灵魂“复活”了，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玛斯洛娃尽管一开始恨恶、怪罪聂赫留朵夫，但仍不失善良的本性。她被聂赫留朵夫的实际行动所感动，原谅了他，也重新爱上了他，但出于对聂赫留朵夫身份和名誉的保护，她拒绝了对方的求婚，在去往西伯利亚流放的途中受政治犯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召，高尚的品质也开始苏醒，内在生命不再一样，她也“复活”了。后来，玛斯洛娃嫁给了真心爱慕她的政治犯西蒙松。

《复活》揭露了十九世纪俄国腐朽的社会现实，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资产阶级，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1
第二部	97
第三部	182



第一部

虽然一小块儿土地上聚集几十万人会使居住地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他们把石头砸进土里，占据了花草树木的位置；虽然他们除尽刚发芽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弥漫；虽然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是在这座城市，春天依然是春天。

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下，青草又四处生长，树木发出新芽，鸟雀昆虫也活跃起来，然而人类的世界却显得格格不入。

昨天，省监狱办公室官员收到一份公文，公文要求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一男两女这三名犯人押解到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送。于是，今晨八时，监狱看守长带着面容憔悴、鬓发花白的女看守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

“您是要领玛斯洛娃吧？”值班的看守问道，立即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以忍受的恶臭扑鼻而来，看守冲里吆喝：

“玛斯洛娃，受审去！”说完马上厌恶地关上牢门，在门外候着。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穿灰色囚袍的年轻女人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来。她个子不高，胸部丰满，内穿白衣白裙，脚上是亚麻布袜和囚犯统一穿的棉鞋，头上扎一块白头巾，有意露出几绺乌黑的鬓发。因为长期坐牢，整张脸和露出的手、脖子都

呈现出苍白的颜色，这也显得她的眼睛乌黑发亮，其中一只眼睛有点斜视，但很灵活。她站在看守长旁边，直视着她的眼睛，随时待命。要关牢门时，里面一个白发老太婆探出头想对玛斯洛娃说些什么，但是看守用牢门把她的脑袋推了进去，牢里响起女人的大笑声。玛斯洛娃也微笑一下，转向门上装着的铁栅栏小窗，老太婆紧贴窗口说：

“别跟他们多说话，认定一条就行！”

“结果总不会比现在更差吧。”玛斯洛娃晃了下脑袋说。

“结局只能有一个，不会是两个的。”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显然觉得自己说得很俏皮。“跟我来，走！”

玛斯洛娃跟在看守长后面，快步走着。她们走下石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通气窗里都有眼睛盯着她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里面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正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充满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押解兵，说：

“把她带走！”

押解兵将公文收好，笑着朝他的同伴挤挤眼，两人押着女犯走了出去。来到城中石头铺成的大街上，行人们都停下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些大人摇头表示不屑，孩子们却有些紧张，好在两个押送的士兵让他们有了一点安全感。一个刚卖完焦炭的乡下人走到女犯面前，画了个十字，送给了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着低下了头，嘴里说了些什么。

行人们的关注让玛斯洛娃感觉快乐，这里清新的空气也使她感到愉悦，不过笨重的囚鞋使她感觉双脚疼痛。于是她尽量轻些走路，路过一家面粉店，她差点踩到路边的一只鸽子，鸽子飞起来带过一阵微风，让她舒展了眉头，不过想到自己的处境，她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女犯玛斯洛娃身世穷苦。她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私生女。这个女农奴跟着喂养牲口的母亲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园里干活。这个未婚的女人每年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习俗给婴孩施行洗礼，因为担心影响干活就不给婴孩儿喂奶，孩子不久就饿死了。这第六个孩子，是她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婴，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婴孩儿也会和前五个孩子的命运一样。幸运的是当时两个老姑娘中的一个凑巧来到牲口棚，看到了躺在牲口棚里的产妇和婴儿，也许是因为婴儿太粉嫩可爱了，招了老姑娘的怜爱，就自愿做她的教母，并且经常给她们母女送牛奶和钱，女孩儿就这样活下来了。

在女孩儿三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得病去世了，两个老姑娘就把她带到身边照看。小女孩越发活泼可爱，让两个老姑娘很欣慰。老姑娘中的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也就是在牲口棚里发现玛斯洛娃的那个，心地善良，把玛斯洛娃当作养女，还教她念书，而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却把她当侍女培养。她在家里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菜、煮咖啡、偶尔洗一些衣服，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解闷。她们给她起的名字也很普通，叫“卡秋莎”。因为习惯了地主家的舒坦生活，卡秋莎不愿意嫁给做苦力的人，拒绝了所有求婚的人。

卡秋莎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念大学的富裕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恋上了他。两年后，这位少爷远征前路过姑妈家，在她们家留宿了四天，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秋莎，塞给她一百卢布，五个月后卡秋莎发现自己怀孕了。从此她变得暴躁，甚至顶撞两个老姑娘，事后又后悔，因此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两个老姑娘。后来她在一个警察局局长家

做侍女，因为反抗纠缠她的年过半百的警察局局长，只做了三个月就被解雇了。她的儿子生下来后送到育婴堂，不久就死了。

卡秋莎到接生婆家时，带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因为她不懂节俭，又对别人有求必应，两个月后身体恢复时就只剩六卢布了，她需要重新找活儿干了。她在林务官家里干活，被他强迫占有了，林务官的老婆找机会打了她一顿，一分钱没给就把她赶走了。后来她投靠了开小洗衣店的姨妈，姨妈家也很穷，东西都被爱喝酒的姨父换酒喝了。姨妈让玛斯洛娃在洗衣店帮忙，她嫌洗衣服辛苦，就自己出去做女仆。做了一周后，主人家上六年级的大儿子天天缠着玛斯洛娃不去上学，女主人因此怪罪于玛斯洛娃，就把她辞退了。后来卡秋莎遇到一位阔绰的肥太太，被她介绍给一位据说很有钱的作家老头子。跟老头子的相会让她得到丰厚的报酬，他还给她找了一个独立的新住处。在那里居住时她爱上了同院住着的店员，就搬去和店员一起住了。可后来，本来答应和她结婚的店员突然不辞而别。自此以后，她学会了抽烟和喝酒。因为不满意居住条件，她只能搬回姨妈家，姨妈看她衣饰价值不菲就对她很客气，她还是不愿意像那些洗衣妇们一样做辛苦的工作。

就在卡秋莎·玛斯洛娃生活没有任何依靠时，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牙婆招待姨妈吃饭，并把玛斯洛娃灌醉，牙婆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做妓女，又向她列举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处。玛斯洛娃面临着选择：或者低声下气去当女仆，但这样就逃避不了男人们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进行法律所允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她选择了后一条，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了她的年轻公爵、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使她答应

诱惑的条件是，从此她就能穿任何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了。于是玛斯洛娃就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牙婆当天晚上就用雇来的马车，把她带到有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妓院的生活是昼夜颠倒、醉生梦死的放荡生活，遇到的客人有各年龄段、各种族、各种职业、各种性格的。妓院的女人们每天都会受到各样的凌辱。在周末的时候她们会去警察局例行检查并领取许可证，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她们中大部分最后都是因为染上痛苦的病症而过早死亡。玛斯洛娃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沉沦了七年直到现在，二十六岁那年出了一件事，进监狱六个月后，在今天被押送到法院受审。

玛斯洛娃走了很久，将要到州法院大楼的时候，她两个养母的侄儿，曾经诱奸她的公爵少爷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正躺在舒适的弹簧床上穿着洁净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抽烟。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回顾昨天发生的事情和今天将要做的事情。

昨天他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了一个傍晚，想起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心情就变得有些沉重。他扔掉烟头，准备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不过随即又放了回去。他披着一件丝绸晨衣快步走到旁边的盥洗室，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香味。他先用牙粉刷牙，用带香味的药水漱口，用香皂洗手，用刷子刷净长指甲，在大理石洗脸盆里洗脸，然后走到浴室沐浴，沐浴过后，穿上熨得笔挺的衬衫和擦得发亮的皮鞋，最后他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他那卷曲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面已变得稀疏的卷发。

聂赫留朵夫随意从众多领带和胸针中取了一条领带和一

枚胸针戴上，又从椅子上拿起已经刷干净的衣服穿好，这下子他虽算不上精神抖擞，却也浑身整洁芳香。

他走进宽敞的长方形饭厅，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擦得锃光闪亮，饭厅里摆着麻栎大酒台和一张桌腿雕成张开的狮爪的活动大餐桌，桌上铺一块绣有巨大花体字母拼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装有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装有煮沸了的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食具旁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新出的法文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朵夫刚要拆信，走进来一个肥胖的老妇人，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发带。她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阿格拉斐娜，前不久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在这所房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担任少爷的女管家。

她走过来微笑着递给聂赫留朵夫一封来自柯察金家的信。看着她的笑容，想到大家都认为自己会和公爵小姐结婚，聂赫留朵夫心里就不太舒服。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的，提醒他今天去出庭陪审，所以他不能去看画展了，另外邀请他去她家共进晚餐。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巧妙进攻的又一招，目的是要把他同自己拴得更紧。但是，凡是年纪已不很轻、又不在热恋中的男人，对结婚问题往往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不过，除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原因使得他就算拿定了主意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并非是他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因为他已把这件事忘记了，即使想起来，也不会把它看成是结婚的障碍。真实原因是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对方却认为不能一刀两断。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正因为他的腼腆，这个有夫之妇才想要征服他。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引诱聂赫留朵夫同她发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聂赫留朵夫越来越觉得有吸引力，同时又觉得越来越可憎。聂赫留朵夫后来觉得愧疚，但是他却必须在征得她的同意之后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就因为这个缘故，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柯察金小姐求婚。

桌子上放着那个女人丈夫的信件。聂赫留朵夫一看见那笔迹和邮戳，脸就红了，情绪也随之波动很大。每次面临危险，他总会有这样的反应。不过，他的紧张是多余的。来信通知聂赫留朵夫说，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首席贵族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他可能会遭到反动派的坚决反对。

聂赫留朵夫回顾因这个女人而产生的种种烦心的事。记得有一次他以为那女人的丈夫已知道他们的事情，就做好与他决斗的准备。另外一次，她跟聂赫留朵夫大闹一场，生气中奔向花园的池塘，准备投水自尽，他连忙追过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参加会议，在她没有回信之前，我也不能有任何行动。”聂赫留朵夫心里盘算着。一周前，他写了封态度坚决的信给她，承认自己有罪，愿意用任何方式赎罪，但为了她的幸福，他们必须一刀两断。他现在正在等她的回信。目前没有回信也是个好消息，她要是不同意断绝关系，早就来信了，说不定还会像上次那样亲自赶来。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心里有些酸溜溜的，但同时又因为可以不用再撒谎作假而感到高兴。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必须亲自回乡一次，以便办理遗产过户手续，同时就农业的经

营方式向公爵少爷提出建议，具体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认为自己耕种要划算得多。另外，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月初汇出的三千卢布得耽搁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农民不肯缴租，他收不齐租金，只得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上缴。聂赫留朵夫收到这封信心里五味陈杂。高兴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大量产业，难过的是他当年原是斯宾塞的忠实信徒，并且身为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信服。他出于青年人的正直和果断，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在大学里还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而且真的把一小块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他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继承了母亲的遗产成了大地主，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像十年前处理父亲留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名下的产业；或者承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都是荒谬的。因为他早已过惯了奢侈生活，也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信仰、决心和一鸣惊人的欲望，所以他觉得没必要放弃地产。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到书房查看法院通知。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点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写了半天都不满意，不是觉得语气太热情就是太冷淡。最后他不再写信，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留着络腮胡子的老仆人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晚上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交代完后，聂赫留朵夫离开书房去换衣服，换好衣服，走出大门，坐上已在那里等他的马车。

聂赫留朵夫又开始想是否结婚的问题。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别名)结婚的原因：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走路、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教养”，并且他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聂赫留朵夫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聂赫留朵夫认为她很了解自己，这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也足以证明她的聪慧和独特。不想同米西结婚的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更优秀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就感到羞辱。

这样，聂赫留朵夫始终拿不定主意是结婚还是不结婚。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结束，我还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道。

马车来到法院门口，他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了法院的门廊，“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有很多人。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还有的呆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到民事法庭，还是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从这儿向右，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过去，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场，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做着介绍。其中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一个人穿着农民常穿的紧身长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

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说着抱怨的话，但每个人都得意洋洋，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不拘礼节、旁若无人的放声大笑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逃不掉吗？”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向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冷漠地回答。

“这可真是一种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

聂赫留朵夫撇下他，走进人群。人们围着一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子男士，此刻这位男士正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力挽狂澜，怎样使那个案子完全翻转，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高个子男士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案情。

虽然聂赫留朵夫迟到了，但还是等了好久。因为有一名法官还没有来，所以没有开庭。

庭长一早就到了法庭。他身材高大，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他已有家室，生活却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如此，他们互不约束。今天早晨，他收到去年夏天住在他们家里的瑞士籍家庭女教师的信，信中说她下午三点到六点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打算今天早点开庭，以便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他们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拿起哑铃开始锻炼身体，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他开了门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

一个身材不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法官，耸起肩膀，一脸不愉快地走了进来。

“玛特维还没有来。”法官说。

“他总是迟到。”庭长说话的时候穿上制服。

法官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说：“真搞不懂，他怎么就不觉得害羞。”因为他早上和妻子为伙食费的事吵过嘴，所以现在心情仍然很郁闷。

书记官拿着一份卷宗走了进来。

“先审哪个案？”庭长问。

“就审投毒人命案吧。”书记官无所用心地说。

“好，那就先审这个案子。”庭长说，“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